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## 第一一九回 走萬星途遇赤鯉 思七竅殺動蝦精

七竅夫婦自老道救援後，日在亭內，苦探道蘊，立心已不敢變矣。一日，老道謂七竅曰：「為師要到南海玩賞勝境，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即返。爾夫婦在此，好好學習大道，切無外游。」七竅曰：「弟子夫婦未深造，不能御及妖魔，師宜早去早歸，恐有他變也。」老道曰：「為師自知，不煩爾囑。」言已，飄然而去。三緘心中暗想：「我為七竅、珠蓮費盡無限心機，才將彼名利之心，變而為習道之念。今已到此地步，且再化美婦以試之。」計定，扭身一化，化一少婦，美貌無雙。蓮步輕移，來至亭中坐定。嬌聲婉轉，向內呼曰：「裡面有人否？」七竅聞呼出視，見一少婦，容顏絕世，秋波流動，可以傾國傾城。因問之曰：「何處女娘，來此甚事？」少婦曰：「妾遇丈夫不良，朝日好賭，前人所遺家業，一概失卻。業剛傾盡，偶得不治之症而亡。上無翁姑，中無弟兄，下無兒女，獨妾一人。欲歸母家，又不知阿娘近來遷居何地。妾走半日，足被荊棘刺痛。只說荒山野徑，息肩無所，幸有此亭高露林間，知其內必有主，特來借宿一夕，明日早起，又向前行。但不知主人可有內室否？」七竅曰：「有。」少婦笑曰：「既有內室，妾願與爾作一小星。」七竅曰：「娘子休得亂言。吾夫婦在此苦煉大道，雖朝夕同處，從未共榻。敢貪意外之色，以乾罪戾乎？」少婦曰：「男子糾纏婦人，謂之敗人名節，罪固難免，婦人糾纏男子，是彼心願，似不為過矣，罪何有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淫惡均也，何分乎男尋女、女尋男哉？」少婦曰：「世有好色男子，姦淫至眾，尚還生於塵世，福祿享之不窮。爾僅淫妾一人，有胡不可？」七竅曰：「人多姦淫而尚能受福者，以前生無善不作，功修浩大耳。爾試觀之，貪色者流餘福一完，轉眼即為窮困，酬償淫債，在乎妻女。蓋天道好還，原無或爽也。」少婦見七竅言硬如鐵，復以眉目送情。七竅任之，毫不介意。少婦知彼心心在道，搖奪不能，歎息數聲，出亭竟去。

三緘自化美婦以試七竅，見彼不為色動，心甚喜。又遲幾日，仍化老道歸亭。夫婦迎入，參拜已畢，老道詢曰：「吾去南海後，亭內可有人來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前日一少年美婦來亭息足，欲以豔冶迷吾，吾力拒之而弗與語。美婦知不能惑，旋亦他逝。自此絕無人跡焉。」老道曰：「爾心如是，可以教矣。但此茅亭終非修煉之所，吾尚有男徒弟徒數十餘人，在萬星臺前結廬習道。爾夫婦明日可隨師到彼，一同學習，方有切磋。」夫婦二人果於詰朝整頓行李，緩隨老道下了通天嶺，望著陽關而進。

老道在途向七竅言曰：「夫凡煉道，心要放得活潑，不可拘定死機。如煉無氣也，不拘知為煉氣，卻又是煉氣。譬諸天地，非有心於春去夏來，而自然春去而夏來。無為也而若有為，有為也而又無為。灑灑洋洋，不為道拘，方見頭頭是道也。」七竅乃仙子臨凡，得此指點，心明如鏡，遂應之曰：「吾師所言，洽合魚躍鸞飛，無處非道所在耳。」老道曰：「弟子穎悟非常，萬星臺中數十門徒，爾其第一人也。」正談論間，倏然天半黑雲一縷，飄忽而來。

卻說赤鯉與毒龍等在芒山壑中去戰狼妖，狼妖敗後，訪得七竅夫婦陷於石縫，不能救出。因回本洞，煉一碎石鐵棒，持之在手，輕若鴻毛，拋下地時，重如山嶽。今日持杵乘雲，意欲來至芒山，碎破石縫，將夫婦救出。豈知雲頭下望，見一老道執杖前行，後隨一女一男，酷肖七竅夫婦。忙將雲頭按下，上前細視，果夫婦二人也。赤鯉喜不自勝，曰：「吾自失大人、夫人後，知為妖物攪入石縫，僕無道法，不能救之。故此四處訪尋，欲求一道高人前來援救。不料今在途間條爾相逢，真萬千之幸也。敢問大人夫婦隨此老道，要向何往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是老道也，乃吾夫婦活命恩人。今特導吾去萬星臺學習大道耳。」赤鯉曰：「以僕思之，不如仍歸都內，享受人間之福。老道言語，爾休誤聽，以阻前程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言衛吾乎，抑害吾乎？」赤鯉曰：「僕子實衛大人也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衛吾心念起於今日乎，抑起於平日乎？」赤鯉曰：「老僕此心，無時不有，大人以今日平日為分者，果何說耶？」七竅曰：「爾既平日心有無窮，毒龍洞中為何將吾二人百般挫辱？」

赤鯉驚曰：「是何言也？憶自三緘妖物擾亂部衙，吾等護擁大人、夫人以逃外境，不期逃妖之擾，復遭妖害，致使主僕倏然分散。雖知大人夫婦身陷石縫，又奈無有法術，急不能救，心傷半夜，無刻安之。何言毒龍洞中挫辱我主也？此真晴天裡忽然霹靂，僕子心實不明。」七竅未及回言，老道曰：「七竅拜吾為師，即吾弟子。爾雖當日在衙服事，此日七竅流離失所，為之僕者，宜各尋生理，毋再以七竅為望焉。」赤鯉曰：「老道差矣。吾主僕情結於前，爾師徒緣結於後。吾之來此，特接大人夫婦歸都，享受重爵。何得從爾野道，受此淒涼？」言已，挺身來扶七竅。老道吼曰：「赤鯉小妖，欲動粗乎？」赤鯉曰：「老妖道，如還吾大人夫婦，則萬事甘休；如不還，吾誓不與爾兩立。」老道曰：「爾言若此，已知不能順說。看爾有何道法，敢與老師爺試之。倘老師爺試爾不過，七竅夫婦准爾接去；爾如試吾不過，將如之何？」赤鯉曰：「願讓大人夫婦為爾門徒。」老道曰：「爾言既出，休得以後又起風波。」赤鯉曰：「決不食言！」老道曰：「如是，請了。」赤鯉暗想：「老道口出大言，諒必道高法妙。惜毒龍等未在此間，獨吾一人，戰恐難勝。不如出彼不意，先以碎石杵擊之。」主意已定，提杵在手，暗向老道拋來，黑氣一團，從空墜下。

三緘見黑氣下墜，知是寶物，閃過身兒，忙展隱身旌，將七竅夫婦掩著。只見此杵墜地，擊成一坑，約深丈餘。一時亂竄火光，杵又騰空飛去。赤鯉見杵未能傷及老道，吼謂之曰：「爾知吾寶厲害乎？如將大人夫婦還吾則罷，否則，爾命必為吾寶所喪焉！」老道曰：「爾寶不算厲害，待吾持寶與汝試之。」言已，即取飛龍瓶拋向半空，吐出火龍一條，直撲赤鯉。赤鯉擊之以杵，火龍舉爪將杵捏著，反向赤鯉亂擊。

赤鯉無處藏躲，只得化道黑氣，向南海而逃。

三緘收了寶瓶，竟導夫婦二人來至萬星臺。先參誠意子，後拜道兄道弟，即在臺內，造道習功。誠意子辭了三緘，仍歸紫霞洞府。三緘於是日與諸弟子講論大道，從此駐下雲遊，只思道教成，同赴大羅，封誥仙職。豈知修仙一事，原非易事，弗受盡鍛鍊，終難成不壞之身。在三緘心中，以為折磨如斯，可以撒手成真矣。

無如赤鯉自得飛龍瓶追逐歸於南海，與毒龍、蛟、蝦等商曰：「而今大人、夫人已拜野道為師，在萬星臺前修道。吾等不免潛去臺畔，以衝散之。但不知其間究屬何人主教。」蝦妖曰：「是地吾昨經過，見有青氣固結半霄。偶遇虎妖，問其主教為誰，乃代天闡道之三緘也。如欲衝散，非請靈宅仙師不可。」赤鯉曰：「爾言甚善。」遂將妖風駕動，同向靈宅洞府而來。

人得洞門，拜見以還，侍立左右。靈宅詢曰：「爾等來此何事？」赤鯉曰：「三緘孺子而今集其諸徒，傳道於萬星臺。七竅、珠蓮均被引入，弟子等欲去衝散，以復前仇。特來稟師，乞求設策。」靈宅曰：「三緘所教弟子，心俱堅穩，為師已搬之不動。不若俟彼大道成後，吾於其內生出道中旁迂、旁中外道以動搖之。」赤鯉曰：「吾師徒子無幾，安能任及許多外道耶？」靈宅曰：「三萬六千野鬼已投塵世，何患任之無人？」赤鯉諸妖心甚不服，堅求設策。未審靈宅子計又如何用之。